



“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获奖作品选登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我出生于河南省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母靠务农为生,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三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免成了我父母最担心的问题。但是我也因此从小就深切地感受到了党的关怀。

国家施行九年义务教育法后,我从小学到中学读书都是免费的。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我即将读高中时我的父亲不慎从高空坠落,导致下半身瘫痪,这对于一个贫困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的我还只有16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学业,减轻家里负担。就在我打算外出务工时,村支书找到了我们家,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说我的条件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国家不会让我这样的孩子上不了学的,这消息对于我们这样贫困家庭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我知道自己还可以继续读书的那一刻我泪如雨下,从心底里感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激这个给我希望、时刻关爱我的国家。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我考入了河南省一所本科院校,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我心里无比清楚,是党的帮助与关怀,我才能跃出“农门”。因此我刚入学时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党、为祖国奋斗终生。大学期间我除了认真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做过支教,当过义工,也经常去看望留守儿童。因为自己是受过帮助的人,所以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其

关怀

刘莎

他人,大学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文明学生”“先进个人”等。

2018年9月,一纸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翻开了我新的求知、求实的征程。开学那天我才知道我是班里唯一拿着国家助学金来读研的学生,可是我并没有感到自卑,因为我定会用自己取得的成绩来回报祖国的帮助。读研期间凭借自己的努力,我每年都获得了学业奖学金,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各种课题项目,参与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并顺利结题。曾经差点无缘校园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还能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在读研期间我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我终身铭记自己面对党旗宣誓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和党更近了,我感到无比自豪,我时刻提醒自己,入党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2019年6月,在经过一系列选拔考试以及在华东师范大学培训一个多月之后,我被国家选派去泰国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成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国家走出国门,一名国际汉语教师肩膀上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不仅要传授给他们基本的汉语知识,还需要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孔子学院的中外方老师一起为

中泰友谊之桥添砖加瓦,我以此为信念。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给国内很多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也给在国外教汉语的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疫情期间最让我感动的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自2020年2月以来我们收到了国内多批次免费防疫物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印有中国国旗的“健康包”,里面有消毒洗手液、医用口罩、连花清瘟胶囊、一次性手套以及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的手册等,此番贴心细致让在海外教书的我们倍感温暖。任期结束后,“欢迎回家”这四个大字就张贴在曼谷机场内,我看到的那一刻真的是感动得泪流不止。

如今职业教育学校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2020年8月25日,我加入了重庆科创职业学院这个大家庭。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除了认真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以及科研课题项目的申报,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我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用风趣幽默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深受学生喜爱;曾作为学校教师代表参加读书经验分享会;因教学工作得力多次被学校发简报表彰;在学校“立德树人”师德师风演讲比赛中荣获三等奖;申请并成为重庆市永川区文联文艺家协会的一员;成功申报2021年度校级党史专题研究项目等等。

入党前后的成长历程,在我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党的教育和关怀,这些都让我终生难忘。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与关怀。

(作者单位:重庆市永川区科协)

抽陀螺

龙泽平

看一个孩子抽陀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当年我也抽过

我抽陀螺的时候没有人看我

我独自一人在星光之下

起劲地挥舞着鞭子

那啪啪的鞭响让我快乐无比

父亲在夜色中荷锄归来

他疲惫的身形缓缓经过我的身旁

我停住挥舞的手臂

心不在焉地问候了他一声

母亲的呼唤

从昏暗的灯光里传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

还在关注着皮鞭下

欢快地飞速旋转的陀螺

我喜欢看陀螺在我的抽打中

旋转,腾跳,定神

这可能为我后来

被岁月的鞭子抽打埋下了伏笔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陀螺那样

被抽打得越狠

旋转得越快

而那个抽陀螺的孩子

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也许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看见我



文字

谢子清

当日子空置下来

我喜欢让文字带着诚意

搭车乘船穿州过县

小心翼翼地举手敲门

幸运一点的话

她会被报刊杂志迎进去

稍作打扮就可以登台亮相

名字像藤蔓一样缠绕

我也会跟着出出风头

当然这是次要的

我习惯把文字当成信使

替我行走山川河流

问候每一片招手的草木

读懂沙砾表达的硬度

替我丈量巷子的狭窄

悄悄给味蕾制造一场艳遇

替我翻开昨天今天明天

如同我的脚步

安抚了城市的万千风物

银发生辉

别江

老骥伏枥守使命,

传承美德须倾情。

学习党史莫松劲,

银发生辉跟党走。

抗击疫情不添乱,

出门口罩要戴好。

进屋洗手记在心,

三餐饮食调配好。

捉黄鳝

余德成

小时候,父亲为生产队犁田,牛儿拉着犁头在前面走,父亲扶着犁尾,手持牛鞭在后面赶,嘴里还不时“嘘、嘘、嘘、嘘……”地催赶着牛儿尽量走得快一些。同时,父亲还会注视着犁头翻起来的、带着水的泥土,因那里不时会裹挟着一条条大小不一、活蹦乱跳的黄鳝。

那时种庄稼不用化肥和农药,以农家肥和草皮肥为主,农田里生态环境好,特别适宜黄鳝、鲫鱼、泥鳅繁殖。一天下来,父亲起码能捉回五六斤甚至七八斤黄鳝或鲫鱼。那时既不兴将黄鳝拿上街卖钱,又不兴将其摆上桌成菜,只好这家那家地分送出去,让孩子们用青菜叶包着放进灶膛里烧着吃。

随着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我们农村人才知道黄鳝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还可登上酒店餐桌的“大雅之堂”。就这样,后来才有了专门捉黄鳝的人,城镇里的市场也有了专卖黄鳝的小贩。

罗山,是我家邻村的一个同龄人,因他父亲早逝,母亲一人带着五六个小孩,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困苦。哪怕是寒冬腊月,罗山都只穿补了又补的单衣单裤,从不穿鞋袜。在我的记忆里,罗山随时都是红鼻头、清鼻涕,浑身上下瑟瑟发抖,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倒数第一二名,时常会遭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白眼。

时至今日,团邻近舍的人们都没搞明白,罗山到底是受哪个“高人”的指点,竟率先带着他的弟弟罗明和罗平,毅然绝然地退了学,提着一个竹编的、下大上小圆形的黄鳝篓,早出晚归地下田捉起了黄鳝。

再后来,村里的大人们就一个个“嘀嘀咕咕”地传开了,罗家三兄弟捉

黄鳝找了钱!那时五天赶一场,说是每场他们三兄弟卖黄鳝的收入都不下一百元!这收入也实在是太惊人了,当年我们生产队最能干的每天按十分计算,收入还不足五毛钱。

在罗家三兄弟高额收入的刺激下,懵懵懂懂的我也邀上几个同龄人,模仿着罗山三兄弟的样子,提起竹篓下田去捉起黄鳝来。

头两三天,我们都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在那恍若明镜的水田里,我们连黄鳝的影子都见不到,哪里还能捉到黄鳝?父亲见我回家精神不振、失望至极的样子,灵机一动地想到了请罗山三兄弟带我们几天。这样,我们才知道:捉黄鳝,竟是一门技术活。黄鳝,成天都是躲在自掘的洞里,黄鳝洞有大、小两个出口,黄鳝的头部都向着大出口。捉黄鳝的人找到黄鳝洞之后,可从大洞口入手,也可从小洞口入手。从大洞口入手,需先将中指伸直,其余手指握成拳头后,将中指伸进黄鳝洞里循序渐进,发现异常的黄鳝,会奋不顾身地向外冲出,当黄鳝刚触碰到中指时,捉黄鳝的人便迅疾将中指一收,与食指和无名指形成钳口之势,将欲出的黄鳝死死钳住并从洞里拖出。从小洞口入手,仍是用中指伸进洞里,顺势理明大洞口的朝向,然后用脚对准大洞口的方向用力猛捅,黄鳝便会勇猛地射出大洞口,捉黄鳝的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捉住,有时也会在田

